

牧

津

救濟卷之四十一目

救荒

第五訪

鄭默

舒仲應

王方翼

員半千

令狐文公

王曾 三見

富弼

王旭

張詠 十四見

趙抃 五見

范仲淹 五見

文彥博 二見

馬亮

滕元發

二見

程師孟

曾子固

二見

程垅

二見

范純仁

六見

蘇次參

畢仲游

二見

蘇軾

七見

張密

辛棄疾

司馬旦

吳遵路

陳堯佐

五見

蘇耆

范諷

洪皓

王隨

王恬孫

鄭剛中

袁燮

黃裳

四見

孫覺

李紳

葉夢得

劉彝

馬光祖

王致遠

黃震

諳都刺

黃珂 三見

周濟

李昂

樂護

邢宥

物津

卷四十一

二

水

牧津卷之四十一 救荒

明山陰祁承燦輯

第五訪

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饑民待命、頃刻生死攸分、發粟賑饑、如乳母之哺嬰兒、啼聲方至、母懷已開、更何處可容思維擬議、有意惠民、已落第二念、況能計及于一官之得失、一方之利害哉、後人慎毋以前賢擅發爲噉名也。

鄭默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  
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與我共此民者、惟二千石乎、急民發粟、原  
非矯制、乃後世反借以爲美名、則盡失古  
人救民之意矣、

舒仲應

舒仲應爲沛相、歲大旱、江淮間民相食、袁術以  
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  
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以一

牧津 救荒



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

賑荒不待報而發廩者不可勝數惟仲舒  
奪軍以與民非有機權膽力者不能○袁  
術卽能轉念爲重名計亦一智漢

### 王方翼

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  
鄰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  
作水碓薄其位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

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如富強令樵採汀魚之類，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濬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貧民間蘆蕩，或柴篠之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應細民之用。做方翼所爲，亦是一法。

員半千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三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令  
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之。薛元  
超讓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  
俄舉岳牧。

一尉政自難、

令狐文公

令狐文公守兗州，時境方旱，米價甚高。延吏至  
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  
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救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  
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暫一言之，可畧平一時之騰踴，然轉盼仍  
復倍增，此必須有一實善，以及民乃可。

###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  
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答而  
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  
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

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聚黨脅取卽難以盜論如法然此風斷不可長如上言儲廩是乃長策。

### 富弼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給以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弼、卽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中、大爲粥食之、饑民聚而爲疾疫、及相蹈死者、散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救荒無奇策、爲賑貴早、爲法貴肅、爲制貴條次有序、惟文忠之法、出于一片至誠、能使人人盡力、所以爲難、公自言勝二十四考中書、其所快于心者遠矣、

王旭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輪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于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和買病民，新法之害，卽貸錢償縑，亦僅可荒歲偶以此爲救饑，則可，不然縑日積而錢日空，後將何以應之。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



者數百餘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  
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  
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  
卒以無擾、

忠定凡事皆有勝算、妙在寬嚴相濟、先後  
得着、

趙清獻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  
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捐獨榜路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以增爲減，此平糶第一妙法。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湖阻饑，穀價方踊，斗許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旣輻輳，價亦隨減。

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仲淹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救荒莫過於通糴，通糴莫先於聽價。此  
趙清獻知越州時所榜通衢，令有米者任  
其增價。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  
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  
深谷。二公皆祖管子之意。○興工役以濟  
饑民，是亦救荒一策。近代何公喬新賑山  
西，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敷華賑  
楚，因修學宮，以傭直資餓者，皆得古人之  
用心。

文潞公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平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夫惟不與之爭故能得其平妙在不限其數今之平糶以升斗限民適足爲市僧資

馬忠肅

馬忠肅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潁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賑。」朝廷從其言。

留漕以濟民，難乎爲上，轉粟以相賑，則上下俱利。

### 滕元發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  
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  
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  
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  
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  
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不○  
擾○滕○聚○而○能○整○皆○可○爲○法○○如○此○異○才○卽○

經濟天下而有餘，豈止爲救荒一事乎。

程師孟

程師孟，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孟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卽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孟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備荒在豫，救荒在速，此不易之論。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通判，歲饑，度常平倉不足，仰以賑



牛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  
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  
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  
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  
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不  
乏

使富民自康其粟而稍增值以予民絕勝  
官給升斗之愛

程琦

程珣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巳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是亦救饑一策地利之活民甚博司土者不可不推廣其意行之

### 范純仁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純仁度其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

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  
汝主糴。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  
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及歷官知  
慶州。是時秦中大饑。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  
純仁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  
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  
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饑。耕  
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無以繼。會是  
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

之餘純仁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  
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  
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純仁廩貸過多而無  
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  
官比使至無負者

自來康濟定須先事爲謀若待溝中瘠而  
起之晚矣忠宣如此嘔心尚有言廩貸過  
多而無活人之實者荒政之難調也古今  
一體可爲慨歎

蘇次參

蘇次參賑濟澧州、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偽、許人首告、以備委官校點、又患請米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襍、老弱疾病、婦女、皆得均糴、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

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麥，參合方詩。鄉者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不檢澇而分數可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

此法今亦多用之，但御衆能肅，始法可井然。若用圖抹色，分別荒熟，最便催徵，不特散賑一節也。

### 畢仲游

耀州大旱，畢仲游以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

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懼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糴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是乃仁術也。然先時更爲勝着。

蘇軾

蘇軾知杭州，歲遇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于朝，免

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曾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少，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大湖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



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長民者，惟在先事料理，此着必不可失。長公以備荒爲救荒，所以民之受惠尤溥。

### 張密

張密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密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稽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救荒立法一意恤民私宰之禁安得不弛  
辛棄疾

辛棄疾帥湖南屬江右大饑棄疾賑濟榜文止  
用八字揭之通衢曰閉糶者配劫禾者斬次令  
盡出公家官銀錢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舉  
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糶不取子錢  
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  
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抹助幕屬不從  
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

予信、

此真拯濟手、大較歲凶之際、小民謀生無所不至、惟前予以必生之路、始可後惕以必死之條、惠溥而亂自戢、黃震之知撫州、救饑之約、惟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此古人之成效、司牧者所當究心、

司馬旦

司馬旦知祁縣、天大旱、人之食、羣盜剽奪、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且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糴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勸富民出粟當官者多以此取怨然保全富民者自遠

吳遵路

吳遵路知通州時天下蝗旱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卽以元價易薪芻於民官不

傷○財○民○亦○蒙○利○又○建○茆○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蓆○鹽○蔬○日○與○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爲○凶○歲○也○明○年○范○文○正○公○按○撫○淮○淞○上○路○治○狀○頒○下○諸○郡○

先事而憂故災而不害勝睂睫之救遠矣  
○無一念不是真實心無一着不是真經濟

陳堯佐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導民之術、無踰身先。

蘇耆

蘇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餓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

於朝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衆粟  
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  
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  
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  
耶苟有輸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  
嘉之

有分地無分民當事自應切一體之念

范諷

范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雨民乏食

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卽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雖是師古人之意而行之，難在郡佐而能獨行其意。

### 洪皓

洪皓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



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滯僞，溼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鬪器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物，錢且盡，會淞江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謁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

兩寺視驗孝謁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遂制吾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洪之救土著與滕元發之救流民均一作用而妙在整肅王孝謁所謂行邊軍法亦不過是此意得之若截留一事寧以一身易千萬人命實心爲國爲民者自不難此

### 王隨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

以邀高價。乃出官粟平其價。民賴以濟。

計日給米之法。最爲救荒敝政。

王怡孫

趙令良隆興中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怡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城郭待升斗之給。因餓而死乎。趙

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遺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全活甚衆。

此卽曾南豐之遺意、升斗豈能久活、給糧歸業、旨哉別駕之策。

### 鄭剛中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荅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口、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剛中之意固善、倘饑者不及夜遇投錢、將不沾一粒矣、更須酌之、

### 袁變

袁變爲江陰尉、淞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變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此以爲荒政首、

如此方是置田境於省曉之間精神自然  
貫注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此法  
卽豐歲無不當行

黃裳

黃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  
民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  
至秋成令石米以二斗息并歸之且禁粟無得  
出境獲全者衆

撫饑民斷不可開搶奪之端官置簿書而

約之以息固可安富民之心然欲使在下者樂從而在上者不强此處更自難調

孫覺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恐米不勝易然捕蝗亦自無法

李紳

李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

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事雖小而上下實爲兩便

葉夢得



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  
自鄧唐入許昌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  
奏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  
兒無由得之夢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  
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  
認爾夢得爲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  
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  
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  
畧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

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恤災而能及乳哺者術無過此

子產古之遺愛也左丞近之矣往余守宿時亟欲設一慈幼局不論凶荒常以收養各省流民乳哺之遺棄意正類此

###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

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天闕者。

此之謂民之父母。○能補造化所不及，位天地而育萬物，只此一念。

馬光祖

馬光祖知臨安，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再謁王，王辭，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

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採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得粟活民甚多、

借盈補虛、一時之術、當爾時、王亦不得不勉從、

### 王致遠

王致遠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旣而鄰民全至、日  
至八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

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斂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

皆救荒實事、一一可行、

黃震

撫州大饑、黃震以通判紹興、起知州事、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饑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

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日久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未下車而中道約耆老，已入境而驛舍署文書，真是拯溺起焚，奉袞濡足之意。若其大言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只此八字，已盡。

救荒之要

諳都刺

諳都刺至順間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諳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流民不開其生路地方立受其害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珂初爲湖廣龍陽令。龍陽民嚚窳。亡厚積。公閔閔於懷。凡賦役有關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困。公請于當道。蠲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分糴米粟以賑之。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爲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卽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藪所有魚蝦。蓼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徙之患。珂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爲繕葺。躬

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有貧者，量給薪米紙筆之費，以督其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勛於耕織者，加賞勞，間夜出坊市，酗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繫之，寘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救荒妙在嚴立程限，又妙在至卽給與，無時刻稽留，然只此二事便已不易。

### 周濟

周濟守安慶時，郡中三歲不登，以子女易食者

滿載而南無虛日，濟至，卽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爲亂，乃聚衆強取富民，以盜訟于官，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周文襄公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濟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碎狀非治荒之法，卽代償之語，亦黃葉之

止兒啼，斷不可以爲實語，卽以爲言，議只愈無法矣。

李昂

李昂知青州，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不能畊，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憚發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懋，建漏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

此公救荒無大作用，然亦有實濟。至荒政後，循行阡陌一着更好。

### 樂護

樂護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饑民

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矣，何以生我，相與感泣而散。」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日類冊，歸卽發廩賑濟，置大碑數十面，上書鄉貫，序列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出，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善聽訟，傍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護，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死，臺檄護覆視之，細閱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

身○  
即○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  
人○以○便○已○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  
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散賑之次第有法、

邢宥

邢宥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  
爲弊、賦因以虧、宥痛繩以法、責之償、且得餘錢  
數千緡、因以開永豐倉、築沙湖長堤、甃運道橋  
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宥率以儉約、諸遊宴亭

館老佛殿閣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宥  
開倉廩且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  
相聚持券入富家強取宥卽日榜諭許民持書  
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  
俱抵罪同官以專擅爲慮宥曰民命在須臾待  
報何及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三十餘萬

與其使小民強借不若以官倉三費然亦  
非救荒良法特一念怨恻之仁耳無忝司

公耳

救荒

卷四十一

三



敬澤卷之四十一

終